

秋之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之美，实在多多。

秋天的风景美。青松翠柏绿竹风采依旧，杨树、柳树、梧桐树的树叶，纵然变黄凋落了，黄得浑厚，凋落得潇洒。漫山遍野的红叶，像火焰，像彩锦，像云霞，令人心旷神怡。“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招来无数游客留恋拍照。菊花，“花开不并百花从，独立疏篱趣未穷”，金黄的、雪白的、粉红的、粉紫色，争奇斗艳，一缕缕馨香飘过，令人陶然愉悦。“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银杏树叶变金黄，一树银杏一树诗，长在树上还是风景，微风中轻摆着，像少女的裙子，又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飘落时摇曳多姿，如仙女散花，落地后是一层地毯，如一幅图画。



秋天的成熟美。田野里是丰收的景象，空气中是丰收的气息。“立秋胡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南坡上，北梁上，一块一块的谷子、玉米、花生丰收了。整个山岭像铺上一张张黄色的毛毯，又像天上落下片片彩锦。谷穗笑得咧开嘴，露出芳香谷粒。果园里，果实把树枝压弯了。红红的苹果像少女的脸蛋，漂亮可爱；黄澄澄的梨，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玲珑精致；紫色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宛若宝石。菜园里，白菜又高又结实，那是农家过冬的主菜；南瓜、红萝卜、白萝卜不甘落后，也加入丰收的队伍。

秋天的收获美。丰收的喜悦在农民脸上绽放。当然要要及时收获。“秋天无生田，处暑动刀镰”“白露镰刀响，秋分砍高粱”。赶上秋天连阴雨，烂在地里多可惜。道路上田野里到处是繁忙的收获景象，收割机、三轮车、拖拉机，处处是机械的作业声。全家老少都出动，大人干活儿，小孩在一边玩儿或帮着干活。

秋天之美，美在四季。运动健儿们的奖牌是平时艰苦训练换来的，秋天的丰收是农民汗滴禾下土的劳动换来的。冬天果树根茎吃劲地积蓄营养，农民耕地养墒；春天果木庄稼发育生长，农民播种浇水施肥；夏天高温酷暑，腐熟五谷滋养水果，农民高温酷暑中灭草锄地。一年四季的积累，才赢得了秋天的硕果。

（据《文摘报》）

遥远的风箱声

“呱哒、呱哒……”

每当那一阵阵略显沉闷，但却颇有节奏的拉风箱的声音响起时，农家屋顶的烟囱便会升腾起一缕缕炊烟。尤其是在夏日的傍晚，拉风箱的声音几乎响彻了每一个村庄。那些古老的声音碰撞在一起，而后打着滚儿追随着西边落日的余晖而去。

过去，农家人烧火做饭用的柴火几乎全是庄稼秆，农村灶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风箱。风箱抽拉出来的风进到灶底，才能将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

风箱由风箱杆儿、风箱把儿和风箱扇儿构成，从外观上看就像一只未上漆的木箱。风箱把儿与两根风箱杆儿连接着，一般都要用硬木制作，像枣木、槐木做的就比较好。这些木料结实、耐磨，不仅使用的寿命长，而且越用越光滑。为了不漏气，那风箱扇儿的四周还要用牛筋绳紧紧地箍上一圈鸡毛，那软软的鸡毛既不影响风箱扇的推拉，又能起到密封的作用。每一次推拉，小小的盖板便会自由开合，吸入新鲜的空气。后面是“鼻子”“鼻孔”呼出用过的气体，所以每一次推拉风箱都会吐出一股小小的风。“呼呼，呼呼”它鼓动火焰起舞，把柔软或坚硬的柴草烧得咝咝剥剥响。

灶膛里的草木灰多了，就需要定期清理。这一般是大人的事情，但总有些好奇心强的孩子，因为感觉好玩，便硬要帮忙。最后弄得脸上白一道、黑一道，活像京剧里的大花脸。

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煎、炸、蒸、焖，哪一样都离不开火。于是，从早到晚都要坐在灶台前，手不停地拉风箱，这真是一件既累人、又乏味的事情。然而孩子们总是能够从枯燥的劳作中体味到一种单纯的快乐，他们一边唱着歌谣，一边拉着风箱。有时大人会把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土豆之类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火红的灶膛里。随着风箱推推拉拉，灶膛里冒出一阵阵诱人的香气。孩子们咽着唾沫星星，不等完全烤熟，手就伸了过去，结果总有些心急的“馋猴”被烫伤了手指。

如今，风箱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一阵阵拉风箱的声音，恐怕也只有在梦里才能重温了。（据《厦门晚报》）

到老街走一走

老街，顾名思义就是年代久远、底蕴深厚的街巷，通常藏身于高楼群中，可能只是一小段路，窄长而曲折，有闹中取静的意味。老街的名字往往很接地气，两边的建筑以及招牌的色调带着岁月的痕迹，朴素随和。这里的人常常带有一种亲切感，弥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也让人感到踏实、安稳、闲适、愉悦。这里的树、花、草以及空气中散发着的食物的味道，会让人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老街上了岁数，越来越沉静，越来越低调，越来越谦和，越来越笃定，像身边靠谱的长者。

很多城市都有老街，闲时爱去老街走一走，去远方旅行，也必定会去当地的老街转一转。喜欢那里的人情味儿，喜欢那里岁月静好的气质，能让人产生一种松弛感。背着手站一会儿，看几个老爷子在老树下象棋；会蹲下来，陪刚放学的小孩子观察往家搬馒头馃的蚂蚁；会坐在小马扎上，和老奶奶一边择韭菜一边闲聊；会和路过的游人热情地打招呼，并推着，因为我帮了点小忙，他便非要请我吃一个从老街一家老字号店铺买的刚出锅的油酥烧饼……

老街有很多老树、店铺、小超市、老面馆、香油坊、水果摊、奶茶店……很多都开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当然也会有新开不久门面新潮的网红店，新老搭配，以街坊熟客生意为主，商家和顾客彼此信得过，有默契。熟客有什么习惯，偏爱哪种口味，商家心中清楚。至于来者心情如何，只需一个眼神、开口说半句话，心中亦秒懂。老街和这里的人有阅历深厚的气质和看破不说破的善良，它耐看、耐品，回味起来有故事、有情感。老街中也不乏外来游人，跟着地图，拿着手机，边走边打卡。我也喜欢逛陌生城市的老街，主要是跟着旅行指南觅地道小吃，觉得陌生的城市也陡增亲切感。

老街有大隐隐于市的安静，亦有烟火气飞扬的热闹。老街带来的亲切感和松弛感，总是恰到好处，适逢其时。

（据《广州日报》）



爱上阅读

张月平

我就很满足了。

我把姐姐以前的语文课本都找出来，从此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每天放学前有40分钟的课外活动，同学们都在校园里撒欢：斗鸡、扔方包、跳皮筋。我会找一个角落，靠墙平展地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看书。拦路虎太多，我看得有点吃力，但乐在其中。一书一世界，周围的喧嚣已离我远去。

有一次，我正看得入迷，忽然，书被一只大手拿走了，我本能地站起来去抢。抬头发现语文老师笑眯眯地看着我，他翻了一下语文书，吃惊地问：“这是三年级下册的语文书，你能看懂吗？”我羞涩地点点头。他把书还给我，接连说了几个“好”。有一次上课，他指着书，对其中的一位老师说：“这个小丫头可爱看书了，将来肯定有出息。”他无意地夸奖，对我来说，竟是一辈子的鞭策，遗憾的是他只教完一

年级就调走了。

有人把书比作广袤的草原，读书就像羊儿在啃食嫩草。我就是最贪吃的那一只，当文字的清香在舌尖上跳着芭蕾时，爱上阅读，欲罢不能。

但乡野农村，生活贫瘠，那时的我常常陷入无书可读的窘境，没有人能理解一个小女孩对书的渴求。

有一个假期经过学校，看到垃圾堆里有一本书，挺新的，翻开一看，是一本语文教学参考用书。我把它捡了回来，如获至宝。内容非常枯燥，里面无非是对课文的赏析以及词语注释。我竟然把那本书一字不落“啃”完了，直到现在我都佩服那时候的自己——那么小的年纪，那么专业的内容。太饿的时候，就不挑食了，说的就是我吧。以我现在的年纪，恐怕都没耐心读下去。

四年级的时候，同学借给我《聊斋志



古运河边

情喜乐，大多是居民楼里的住家保姆。在东家的日子过得舒心了，才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临近中午的时候，坐在一座亭子里，经常会碰到一位88岁的老先生。每天，他从良山门的住处，步行40分钟到文晖桥附近的绿地，读报、聊天。这时，返家做饭，半途休息，在亭上看河水，吹凉风。老人步履轻松，反应也快，只是有点耳背了。在职时，是一家大公司的财务人员。几年前丧妻，仍想找个女伴成家。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朗声讲出12个字：“身体健康，相貌端正，知书达理。”

有一次，与他同路回家，劝他：“降低标准，抓住重点，找个身体健康的，能互相照顾就好啊。”他不容置疑地回应我：“人是一年年要老的，身体也会退化，但是，找对象的标准我不降。”我先到家。看着他走远的弓着背的身影，心生感慨。择偶需宽知音，这是他生命终极前，依然顽强的精神折磨。人这一辈子，找不到伴侣无妨，自己确认的一种生活景况不可以改变。

每到夜晚，是运河边最热闹的时候。小路上，恋爱男女、散步老人擦肩而过。广场上音乐响起，舞者翩跹，观赏者围了一大圈。彩灯在树丛间闪烁，投射的光，照亮了舞者的兴奋表情。那些摆摊的、修电瓶车的熟面孔都进入舞场，踏着音乐起步。他们都是运河边的原住民。听惯了水浪喧哗和货船鸣叫的人，不掩饰自己的随意和朴拙。即使是进入舞场，也无意去作规整的打扮，更不必装出矜持。音乐和笑声过处，生活的热烈和畅快扑面而来。

这时，总能见到一位老者，留着长须，拄着拐杖，默默地站立在广场边，注视着舞场，微笑着，很沉静。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曾祖，在看着自己的孩子们玩耍，满是皱纹的脸上，祥和安泰。这位长者，面对这欢娱的场景，会想到什么呢？穿过草坪，走去幽暗中的河岸边。岸灯照射下的运河，泛着波光，向着运河的尽头缓缓流去。岸边的公寓楼灯光一片，这里人住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白天，在桥上、廊亭、花丛见到他们，眼光闪亮，着装新潮。他们会有自己的快乐、向往和忧伤。下一个千年里，古老的运河，会听到身边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怎样的叙述？

（据《新民晚报》）

田园情思

曰：“郊垌戎队穿花里，阡陌儿童戏雉间。”南宋陆游《夏日》曰：“梅雨初收景气新，太平阡陌乐闲身。”……阡陌承载着农家的劳动、歇息、欢歌与笑语，它让人们与大地最亲密地接触，它是乡村的生活基盘，也是乡间的精神寓所。

就这样，阡陌事实上已成为田间、乡土、田园的同义语。两宋时期的画家以农耕生活为对象，描绘田间、阡陌、沃野、林木、稻田、农舍以及牛羊鸡犬等，产生了田园山水。它多以平远的视点捕捉乡间的寻常景物，营造出恬静、悠然、和善、宜人的田园景象。如惠崇的《溪山春晓图》、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湖堤春晓图》、赵士雷的《江乡农作图》等。

“元四家”之一王蒙的《谷口春耕图》画的是自己的隐居之所黄鹤草堂。画面远处峰峦叠嶂，中部隐含着黄鹤山谷，山脚下的阡陌、农田上牧童扶犁而耕。而那阡陌上持杖的老者、湖柳下垂钓的孤舟，就明白不过地体现了山水画从两宋自然山水到元代文人隐逸山水的主题转变。于是，我们就在元代以后的山水画面中目不暇接地看到隐者高士、樵夫渔父或抚琴、或策杖、或吹笛、或独钓等形象。

田园山水既描绘出不同地域的自然

风貌，也表现出在土地上生息的农家的生活印迹，它是由特定地理区域承载的富于浓郁生活气息的乡野画卷。它蕴含着童真、歌谣、牧笛等温情意象，让人产生绵绵眷恋。在田园山水画面中，房前屋后的池塘菜园、村头田间的茅舍草棚、连接村庄的阡陌沟渠等不起眼的景致，被画家们用精妙的笔墨描绘在宣纸上，使它们也像千里江山、富春山居一样，被风流雅事般地展玩观赏。

无疑，田园山水画实现了从古代文人绝世隐逸向当代画家现实关怀的志趣转向。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广大农村实施了“小田并大田”的农田提升工程，把广袤田野打造成了“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成网”的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平整整的田大棋盘股一望无际，零星的菜园果圃错落有致，纵横交错的道路穿过田地村庄，蜿蜒的小溪沟渠勾画出田间肌理，麦苗的翠绿、油菜花的金黄平涂在生褐色的沃野，果树、野花、稻秧、高粱、玉米风情万种，缤纷斑斓……阡陌换新颜，田园如锦绣，这是千百万农民双手在大地上画出的最美图画！

（据《人民政协报》）

异》《封神演义》两本书。前者以最快速度读完，后者是半白话文，好多还是繁体字。这也难不倒我，还是使用惯用的“伎俩”——根据上下文连蒙带猜。囫圇吞枣地读完了这本书，竟然无师自通地认识了一些简单的繁体字。

我家有收音机，没有书可读，我就听评书。有一段时间听《睡美人》，一天只讲一章，有时干活又听不上，终究不如看书那般酣畅淋漓。小哥同学的父亲在城里上班，给人家买了这本书，借给小哥看，规定5天后必须还。我“虎视眈眈”，也只能趁哥哥姐姐不看时偷着看。记得很清楚，那本书还包着白色的书皮，足见主人对它的爱护。可惜我还没看完，人家就要回去了。

那时，书于我，是饥饿时的面包，寒冬时的火炉，疲惫时的热炕。

爱听故事，爱上阅读。整个学生时代，除了学习，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忘不了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琼瑶小说；忘不了为了及时归还，一夜未眠看完《简爱》。

汪曾祺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阳光的钟情。”钟情于阅读，生活也钟情于我。

学生时代，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语文成绩名列前茅；工作之余，信笔涂鸦，墨香萦绕，生活忙碌而充实。

轻拈纸页，五千年的文明立于纸上。指尖微凉，心意温暖——这是阅读诗意的表达；“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自香我无须花”这是阅读至高的境界。大道至简，只想说一句：热爱，就好！

（作者简介：张月平，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平罗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石嘴山市、平罗县两级政协委员，中学高级教师）

黄豆熟

黄豆的成熟，是从一片片豆叶开始的。豆叶，变黄——从下到上，从枝杈到枝梢。

豆叶变黄，一定是从一株豆棵的最下方开始的。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是叶片边缘黄，渐渐浸向叶心，直至一整片叶子完全变黄。豆叶初黄，很美，那份黄透着一种黄金般的质感，甚至让人感觉出一种金石般的硬朗。

最下方的豆叶开始变黄时，豆荚内的豆粒已然饱满，只是还没有变硬，还没有变黄，豆粒青青，豆荚青青。此种状态，谓之“青豆”，这个时候，也正是吃青豆的时节——中秋前后。

青豆时节，乡下孩子最喜欢出坡烤青豆。简单极了：就地取材，堆一堆柴草，拔几棵青豆，带叶带根一同烤；干柴烈火，噼里啪啦地燃烧着，豆棵于火堆上不停翻转，豆叶烧焦，豆粒烧黑，青豆也就烤熟了。趁热剥壳，呵口气，青豆的自然之香，氤氲而出，弥漫四野——那感觉，真个叫作美。

豆叶黄到一定程度，边缘就会蜷曲，在蜷曲的过程中，叶片变黑变枯，甚至连叶梗也枯了。直到有一天，秋风一吹，咯吱一声，一片片叶凋零而下。此时，豆荚开始变黄，豆粒开始变硬。这个过程中，豆棵的伴生物——豆虫，也长大了。

豆虫，是专生于豆田的一种秋虫。长大了的豆虫，圆滚滚的，在豆叶间蠕蠕而动，看上去颇有些吓人。但此时的豆虫，却是乡间的一道时令美食。可炸而食之，亦可烤而食之。

我曾在一所乡村中学工作几年。伙房的大师傅嗜嗜，在卖完饭菜之后，总会小酌。秋天豆虫肥腴之时，他小酌的佳肴，就是两只豆虫。不多，每次就只两只，用油炸。炸后的豆虫，表皮焦枯，体形膨胀变大，内里蛋白凝结。我不敢吃，只问过大师傅啥滋味。大师傅说：“咬一口，满口糯糯的虫香。”

虫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想象不出来，或许像秋风过野的味道吧。

豆虫很奇怪，只吃豆叶，不吃豆荚。豆虫在豆叶上蠕蠕爬过，就会留下一道裂纹缺或者洞窟。裂纹、洞窟，削弱了豆叶的光合作用，于是，豆叶加速枯败。本来豆叶密集集的豆田，会因此荒芜起来，黄豆的成熟，因此而加速。

豆叶枯黄，凋落到一定程度，一株豆棵就只剩下棵梢和枝梢处的寥寥几片豆叶了。这几片豆叶，高高地挑着，色彩黄黄，孤寡、飘摇，秋风瑟瑟中，翩跹如蝶舞。此时，豆荚变黄、变黑、变枯，已经完全成熟。站立田头，放眼远望，大片的豆田里，裸露着的全是一串串豆荚。灼目极了，也丰实极了，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丰收”二字的意蕴。

晴朗的中午，你站立田头，就会不时听到噼里啪啦的声响，那是豆荚在爆裂。一粒粒黄豆，顽皮地跳出豆荚，金星一般闪烁着。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促着农人赶紧收割。

垂首再看看地面，地面上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豆叶。豆叶枯黄、干燥，风吹过，发出唰唰的声响，仿佛在咏一首叹息的挽歌。（据《福建日报》）